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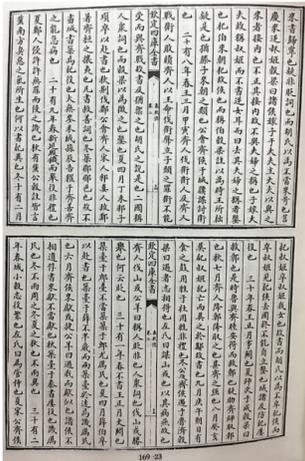
走访中国四大藏书阁系列之四

文渊阁：渊海缥緗，蔚然称盛

本报驻京记者 江胜信

“渊海缥緗，蔚然称盛”出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6月的一道谕旨，“方今搜罗遗籍，汇为《四库全书》，每辑录奏进，朕亲批阅厘正。特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以充册府而昭文治，渊海缥緗，蔚然称盛……”

缥緗、弄、渊藪、稽古右文……当时间把乾隆年间的这些词划归为生僻词，那我们又该如何阅读文字信号更为遥远、集古代图书之大成的《四库全书》呢？



影印文渊阁本的其中一页，此页上共缩印了原书的两个筒子页。



文渊阁的书架上，用书画装着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影印本。



文渊阁东侧的御碑亭。



从文渊阁及阁东御碑亭之间的通道北望，由近及远分别是阁侧灰墙、松柏、假山、围墙、蓝天，很有层次。



文渊阁广厅，每年春秋两季经筵之后，乾隆皇帝会在这里举行赐茶礼。（故宫资料图片）



文渊阁西尽间的楼梯，其宽度仅容一人通过。



晴空下的文渊阁。（除署名外，均本报记者江胜信摄）

楼》序言中写道：“唐代以前，一个勤奋好学的读书人，竭尽个人精力，可以读遍群书。宋以后的学者，即使十分勤奋，皓首穷经，也读不完所有的书籍。”

想必这是掠影般的通读。不妨来做道算术题：《四库全书》共有8亿多字，繁体竖排、没有标点；一个人就算每天读古文万字，一年400万字，50年2亿字，那他要花四辈子，才能领略《四库全书》的全貌。

迷官中有个黑洞，把我们的光阴毫不留情吸走。被臣民们高呼万岁的乾隆爷，也只能在逝水光阴中瞥见吉光片羽。能让乾隆心怀崇敬和谦卑的，除了自己的爷爷康熙皇帝之外，恐怕只有《四库全书》了吧。

木地板非常明显地向沿墙的书架倾斜。黄希明解释，那是因为书架那头重，木头有韧劲，不必担心。

当我退出文渊阁，隔着方池仰望文渊阁的重檐，突又发现“文渊阁”匾额上方的檐边略有下垂，使得檐边线看上去像一条曲张的静脉（见上图）。

时间留给文渊阁的，既有离散之痛，又有保全之幸，但都将成为它所负荷的历史之重。这样的重，压沉了梁柱，压斜了楼板，压垂了檐边，但文渊阁承受得起。

旧时光与新惦念

黑色屋顶、深绿廊柱、为增加贮书面积而在上层楼板之下暗中多造夹层的“明二暗三”、藏书楼一侧的御碑亭……

但故宫的文渊阁却能擦亮你的眼睛——它是南北七阁中唯一的重檐歇山式建筑，而其他六阁则像“天一阁”一样，均为重檐硬山式。

抛开建筑学上的解释，我们用最简单的描述区分这两种屋顶样式：硬山式是民间最常见的双坡屋顶；歇山式是官式做法，上面是双面坡，下面是四面坡，能产生这样的过渡，是因为连接屋顶最高处正脊两端的四条垂脊并未像硬山式那样直接垂下来，而是往外撇了一下。

乾隆对文渊阁的重视，不仅在于给它安了个歇山顶，还在于它的体量也是七阁中最大的。面阔34.7米，进深14.7米。

院中遍植松柏，阁西和阁北，用太湖石垒成假山。从文渊阁及阁东御碑亭之间的通道北望，由近及远分别是阁侧灰墙、松柏、假山、围墙、蓝天，很有层次。

这样的世界里，乾隆的身子是舒展的。文渊阁的大体量足以容下下层和中层两层床榻及上层的两张御榻。乾隆可以随着菱花窗洞里投进来的光线的角度，在床榻或躺或坐，找最舒服的姿势，看任意想看的书。

大体量还保证了文渊阁能在贮书和览书之外，满足礼制方面的需求。清代每年春秋两季，皇帝要在文华殿举行经筵活动。经筵，即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雍正年间，经筵之后增加赐茶礼，遂成定制。赐茶礼原在文华殿西配殿等地进行，文渊阁建成之后，改在了这里。

《国朝宫史续编》记录了一场盛况空前的赐茶礼。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用近十年时间完成的第一部《四库全书》入藏文渊阁，乾隆龙心大悦，特选二月初二龙抬头这天经筵礼成，之后大办赐茶礼。

“设御筵于宝座前……张演剧行台于庭中……所有人坐、进茶、进酒、进果饌……命诸皇子分颁恩赏总裁等九人、总裁及官七十七人如意、文绮、杂佩、笔墨、砚、笺。”修书有功的四库馆臣们在文渊阁广厅内饮酒喝茶、看戏吃饭，还能从诸皇子手里接过御赐的玉饰、绸缎、文房四宝。他们抬抬眼睛，就能看到文渊阁横匾上悬挂的匾额，上刻乾隆四十一年

和《四库全书》。也体现在“分享”中：在四套《四库全书》先后入藏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内廷四阁”之后，乾隆又命再抄三套，分贮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和杭州文澜阁，对江浙士子开放；即便在唯我独尊的紫禁城，乾隆也不敢专享藏书，而是允许嗜好古书、勤于学习的官员经申请之后赴阁阅览。

一个人永远读不完的书，当由天下的读书人，来完成对它的集体阅读——这是乾隆的圣明。但他万万猜不到的是：今天的故宫竟有三套《四库全书》影印本。“升天”的乾隆爷若俯瞰红尘，欣慰的同时会不会有一种在工业文明面前的无力感呢？

然而，工业文明里的人又有什么好得意的呢？工业文明擅长复制，却无法用十年之久、数千人之力，以一笔一画砌起文字的圣殿。《四库全书》和文渊阁，成就了让后世代代传诵的文化传奇。走近它们和走进它们，是对文化的朝圣。

样的字，让看的人心头一疼，眼睛发热。周围的声音全没了，若能穿越，你一定愿意来到四库馆。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设的四库馆曾先后任用360名正式馆臣，负责征书、纂修、校订等各项事宜。馆臣大都是文人名士，堪称“贤俊蔚兴，人文郁茂，鸿才硕学，肩比踵接”。

乾隆是一个懂“业务”的“领导”，在他手下干活绝对高风险，《四库全书》是他心头挚爱，谁要添乱、出错，可就倒大霉了。乾隆曾对征来不恰当书籍的江西巡抚海成处以“监候候”，相当于死缓，总纂官纪昀被记过3次，纂修周永年被记过50次，总校官陆费墀被罚得倾家荡产……

文溯、文津两种阁本的种、册数谁最完备？这也是有争议的。各阁本子曾在两次复校之外，又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补遗。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起是第一次，补了《御制文集》、《御制诗集》、《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等28种共计1600册书；第二次是嘉庆八年（1803年），补了乾隆晚年诗文集四种以及《八旗通志》一书，加盖了嘉庆御印。至此，《四库全书》终成全帙。

时移世易，谁又能保证全帙没有任何逸散呢？1917年春，内务府牵头对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全面清查时发现经、史、集三部各有阙书阙卷现象，其中经部阙《四书大全》10卷，子部阙《天经或问前集》、《天步真原》等书共12卷，集部阙《李太白集注》一卷，总计23卷，后来派人按照文津阁《四库全书》原本补抄齐全。

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是七阁中唯一一部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的，被认为对其它几阁的文献补辑意义非同一般，该阁本甚至还存在其他阁本没有的孤篇，这样说来，文津阁本不是最全的呢？

1924年底，清皇室迁出故宫，次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文渊阁《四库全书》归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保存。1930年，图书馆有关人员根据《四库全书总目》对文渊阁《四库全书》进行清点，统计图书凡3459种，36078册，6144函，被认为“无阙失现象”。而此前的1925年，学者陈仲益就在《文渊阁四库全书缺本之发现》一文中指出，文渊阁《四库全书》阙书司空图《诗品》一卷。后来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中，果然找不到《诗品》。如果仅仅阙失《诗品》，那文渊阁本会不会是最全的呢？

“内廷四阁”抄录的格式有严格规定，因字迹疏密而凭空多抄出来一册是不可能的。这样说来，各阁的册数应该是最说问题的了，但就连这一数字也是扑朔迷离，很多文章里干脆只提3.6万余册。前文提到的1930年对文渊阁本的清点，是36078册，可文溯南迁时却被记录为36533册，台北故宫博物院今天的官方网站上，黑底白字显示为36381册。文津阁本既然有补辑意义，而且有孤篇存在，那册数似乎应该更多才对，可它的数字是36312册，另一说是36304册。这怎么解释？

失去文渊阁《四库全书》原书的故宫，如今却收藏有文溯、文津两阁的影印本。我得以在匆匆的比对和相关资料的学习中提出了一些疑问。本文如若能推动学术上的讨论和释疑，那这块砖就算是抛对了。

她对中的疑问 但格式并不是文渊阁本与文津阁本比对的焦点，文本内容才是。七阁都先后进行过两次复校。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源阁本都是在纪昀即纪晓岚主持下校对。他去了三趟承德，校了三次文津阁本，但“次”这个概念难以衡量文本优劣，他毕竟常住北京，因而对紫禁城文津阁本及圆明园文源阁本的校对，很难用“次”来计算。前文中提到，全部读完《四库全书》至少需要四辈子，那么，纪昀为何能遍校群书？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升在他的《四库全书研究》一书中点出了关键——纪昀工作量惊人的背后，在于他有很多很多的助教，而功劳全在他一个人名下。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爱平通过对百万余字《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以下简称档案）的爬梳来寻找历史的“线头”。她发现，两次复校皆因乾隆看到文津阁本误读而引发，但每次复校都由文渊阁和文源阁带头，不仅率先改正了误读之处，而且每改必录，形成“签改档册”，成为他阁全书的查改依据。第二次复校时，档案下册第2279页有一条记录，“外编条数文源阁图书较少十分之二。”用大白话讲就是，文源阁本如果有10条讹误，那文津阁本只有2条。黄爱平指出，“由于文渊阁所在深宫禁地及其贮藏第一部《四库全书》的特殊地位，参与复校工作的朝廷官员均不敢怠慢，校得比较认真。这无疑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阁书的质量。迄今文津阁《四库全书》仍被公认为七阁全书中最好的一部，与其特殊的身份地位以及严格认真的两次复校，是不无关系的。”

她的观点与任继愈所编《中国藏书